

对话语篇中的情感意义

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系统配置研究

Affect in Dialogues:
A Study of the Systemic Configuration
between Affect and Contextual Variables

王瑛宇 著



对话语篇中的情感意义

——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系统配置研究

**Affect in Dialogues: A Study of the Systemic Configuration
between Affect and Contextual Variables**

王瑛宇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研究对话语篇中的情感意义与其语境变量之间的系统配置关系。通过描写、分析 13 个汉语情感词在现代汉语言情小说语料库中的使用方式, 本书回答了两个基本问题: 一、情感意义与其语境变量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它们之间如何配置? 二、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之间的配置方式能够体现哪些人际功能, 能否为相关人际功能提供合理、有效的解释? 本书首次提出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配置系统, 深化了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语义-语境系统的界面关系研究; 区分了表层评价和互动性评价, 为情感意义范畴的识别提供了有效路径。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对话语篇中的情感意义: 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系统配置研究 / 王瑛宇著.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2. 5

ISBN 978-7-5763-1247-8

I. ①对… II. ①王… III. ①汉语-语言学 IV.

①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61080 号

出版发行 /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邮 编 / 100081

电 话 / (010) 68914775 (总编室)

(010) 82562903 (教材售后服务热线)

(010) 68944723 (其他图书服务热线)

网 址 / <http://www.bitpress.com.cn>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骏印务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1.25

字 数 / 215 千字

版 次 / 2022 年 5 月第 1 版 202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88.00 元

责任编辑 / 李慧智

文案编辑 / 李慧智

责任校对 / 周瑞红

责任印制 / 施胜娟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售后服务热线, 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王瑛宇,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现担任功能语言学理事会理事。迄今为止已经在国内外SSCI、CSSCI等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余篇。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篇语言学、专门用途英语等。

前 言

情感意义是语言的一种基本意义，它是语言中反映言者对于他人或者话语内容的情感和态度的意义。语言学领域的情感意义研究在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视角：体验视角和人际视角。本书属于从人际视角出发的情感意义研究。当前从人际视角进行的情感意义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大部分研究只关注体现情感意义的语言成分本身，而很少考虑对其具有驱动作用的情感意义变量；其二，现有研究对情感意义与其所发挥的人际功能之间的关系解释不充分；其三，情感意义范畴的识别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本书是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基础的情感意义研究，所以我们所研究的情感意义是指那些表面上指称体验者的情感状态，而在更深刻的层次上表达言者对于实际事件所涉及的事物、事件或参与者的观点和态度的意义。这些意义被 Martin 和 White (2005) 纳入了评价系统中的态度子系统。评价系统是以词汇体现为主的人际意义系统，所以本书选择将情感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本研究所涉及的语境变量专门指一组由系统功能语言学家提出的，能够反映情感意义的语境特征的变量，具体包括情感的体验者、触发物和情感行为。本书的基本研究议题是在对话语篇中情感意义与其语境变量之间如何进行系统配置。这个基本的研究议题具体包含两个子问题：①情感意义与其语境变量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如何配置？②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之间的配置方式能够体现哪些人际功能，能否为相关人际功能提供合理、有效的解释？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弥补当前情感意义研究中的不足。

本书的总体思路是：首先建构以评价系统为基础的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配置系统，然后描述和阐释由该系统所派生的各种配置方式在真实语篇中的应用情况。本研究对话料有两个要求：第一，语料中应该基本涵盖现代汉语中基本的情感词汇，并且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第二，上述情感词要出现在对话语篇中。在对比了多个语料来源之后，我们最终确定以当代女作家琼瑶的 60 部言情小说为语料建立一个言情小说个案的语料库，该语料库的总规模达到 770 万字。代表性情感词的选择在本研究的初始阶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汉语中的情感词多达 1 505 个（宋成方，2012），现阶段我们还无法对其进行逐个研究。可行的方法是从庞大的情感词库中选择最典型、最常用的情感词代表，进行以点带面的研究。本研究采取 3 个步骤来确定情感词代表：词表选择、频次检索以及语义筛选。经过这 3 个步骤，本书最终确定了 13 个情感词，它们代表了对话语篇中 13 种最常见的情感意义。之后，我们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将这些情感词在语料库中

的实例组成一个小型语料库，称为“样本库”。样本库中包含情感词实例 1 687 个，总字数超过 30 余万。我们对每个实例进行了手工标注。标注的项目包括情感词的相关语境变量、情感词在态度系统中的所属范畴以及情感词所在话步中的人际功能。

本书从两个方面描写和阐释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配置方式在真实语篇中的应用：一方面用量化研究结果展现每种配置方式的影响范围，另一方面重点对各种配置方式发挥相应人际功能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度解释。

本书的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情感意义在对话语篇中能够发挥各种人际功能的主要原因是情感意义与其语境变量的配置使情感意义实现了从表层评价向互动性评价的转化，因为只有互动性评价才能对交际事件产生影响。

第二，情感意义从表层评价向互动性评价转化需要满足两个条件：①情感意义与互动性评价层次的责任者建立关联；②情感意义与其语境变量之间具有恰当的关系。第一个条件是情感意义发挥人际功能的前提条件，第二个条件使情感意义能够满足人际功能对互动性评价对象的价值期盼。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配置系统解释了上述两个条件得以满足的方式。该系统包含两个子系统：共鸣类型系统和成分关系系统。根据共鸣类型系统，情感意义可以通过 3 种方式与互动性评价层次的责任者建立关联，它们分别被称为体验者共鸣、触发物共鸣和行为共鸣。根据模型关系系统，情感意义可以通过 3 种方式来满足人际功能对互动性层次评价对象的价值期盼，它们分别是模型关系建构、模型关系消解以及模型成分失调。共鸣类型系统和模型关系系统之间具有合取关系，它们能够派生出 9 种基本的配置方式。这 9 种配置方式能够为本书所涉及的 8 种人际功能的绝大部分实例提供合理的解释。

第三，当情感词在不同的评价层次发挥评价功能的时候，相应的评价对象和评价范畴都可能不同。在表层评价层次上，情感词的评价对象是它的体验者对触发物的情感反应，这时情感词总是体现情感范畴的意义；但是在互动性评价层次上，情感词的评价对象是责任参与者的行为或品格等，这时情感词经常体现判断范畴的意义，少数情况下也体现情感范畴和鉴赏范畴的意义。

第四，根据情感意义与语境变量的配置系统，我们总结出各种互动性评价层次的评价范畴所对应的典型的人际功能类型、情感词以及相应的配置方式。

本书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第一，本书通过将语境变量引入人际意义的理论框架，为情感意义在语篇中所体现的人际功能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第二，对表层评价层次和互动性评价层次的区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情感意义范畴识别上的争议；第三，本书提出的理论框架对语篇分析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动机	1
1.2 研究范围	9
1.2.1 情感意义	9
1.2.2 语境变量	10
1.2.3 人际功能	10
1.3 研究问题	11
1.4 研究方法	12
1.4.1 语料库的创建和加工	12
1.4.2 情感词代表的确定以及对话实例的抽样方法	13
1.5 研究意义	16
1.6 本书的结构	17
第 2 章 文献综述	19
2.1 情感意义研究	19
2.1.1 语义视角	19
2.1.2 语法视角	24
2.1.3 语篇视角	25
2.2 情感意义变量研究	38
2.2.1 情感意义变量的提出	38
2.2.2 情感意义变量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	41
2.3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43
2.4 小结	44
第 3 章 理论框架	45
3.1 理论背景	45
3.1.1 态度系统	45
3.1.2 关键概念	49
3.2 情感意义基于语境变量的系统配置原理	59

3.2.1	对话语篇中的互动性评价	59
3.2.2	表层评价向互动性评价转化的方式	65
3.3	系统的提出及意义	73
3.4	小结	75
第4章	体验者取向的配置方式	76
4.1	体验者-建构式配置	76
4.1.1	积极情感词的体验者-建构式配置	77
4.1.2	消极情感词的体验者-建构式配置	81
4.1.3	和谐关系配置	85
4.2	体验者-解除式配置	87
4.2.1	积极情感词的体验者-解除式配置	87
4.2.2	消极情感词的体验者-解除式配置	90
4.3	体验者-失调式配置	95
4.3.1	体验者-触发物失调式配置	96
4.3.2	体验者-情感行为失调式配置	100
4.4	小结	103
第5章	触发物取向的配置方式	104
5.1	触发物-建构式配置	104
5.1.1	积极情感词的触发物-建构式配置	105
5.1.2	消极情感词的触发物-建构式配置	107
5.2	触发物-解除式配置	117
5.2.1	积极情感词的触发物-解除式配置	118
5.2.2	消极情感词的触发物-解除式配置	124
5.3	触发物-失调式配置	127
5.3.1	积极情感词的触发物-失调式配置	128
5.3.2	消极情感词的触发物-失调式配置	130
5.4	小结	131
第6章	行为取向的配置方式	132
6.1	行为-建构式配置	132
6.1.1	要求	133
6.1.2	道歉 (2)	135
6.1.3	安慰 (2)	136
6.2	行为-解除式配置	138

6.2.1 要求	139
6.2.2 安慰 (2)	141
6.3 行为-失调式配置	143
6.3.1 情感行为-失调式配置	143
6.3.2 反馈行为-失调式配置	146
6.4 小结	148
第7章 结论	149
7.1 研究回顾	149
7.2 主要贡献	150
7.3 问题与展望	151
参考文献	153
附录1 各类互动性评价范畴所对应的典型的人际功能、情感词以及配置 方式	163
附录2 情感词表及情感词的分类	165
附录3 各类情感词在自建言情小说语料库中的检索情况	167
致谢	169

第1章 绪 论

本书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评价系统为基础，以评价层次性的思想为指导，探索情感意义（affect）与其相关语境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在对话语篇中的配置方式。本章的主要任务是：介绍研究动机，界定研究范围，提出研究问题，阐述研究方法和意义，并介绍本书的结构。

1.1 研究动机

情感意义是语言的一种基本意义，它是语言中反映言者对他人或话语内容的情感和态度的意义（Leech, 1981）。语言学领域的情感意义研究起源于修辞学。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西方修辞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开始正式在学术领域探索情感的功能。他提出的“情感诉求”（pathos）说服模式开创了从人际视角研究情感的先河。遗憾的是，中世纪以来二元论思想在西方学术界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情感与理性被置于完全对立的关系中。与理性相比，情感被认为是“低级的”“杂乱的”，甚至是“危险的”（Bednarek, 2008）²⁻³，当然也就不值得研究。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关系在笛卡儿时期发展到了巅峰，它导致西方学术界的情感研究基本止步。直到20世纪初期，马蒂（Marty）的语言哲学著作问世，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Caffi et al., 1994）。20世纪70年代以来，情感意义在语言学领域的地位迅速提高，十余个语言学科从各自的视角展开了情感意义的研究（Bednarek, 2008）。我们可以将这些研究大体上分为两类：

一类研究以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为代表，它们关注表达情感的语言与人们的情感体验之间的关系。这些学科研究情感意义的目的是研究人脑关于情感的概念及其结构。我们将这类研究称为体验视角的情感意义研究。

另一类研究以会话分析、语用学、人类学以及系统功能语言学为代表，它们关注情感意义的人际功能。这些学科研究情感的目的是探索表达和谈论情感的语言怎样影响社会交际。我们将这类研究称为人际视角的情感意义研究。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属于后者。迄今，研究者已经从语义、语法和语篇等多个角度对情感意义的人际功能进行了深入探索。这些研究主要涉及两个议题：一是情感意义发挥人际功能的方式，二是情感意义的体现方式。这类研究存在3

个较为明显的问题：

第一，大部分研究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直接体现情感意义的语言成分本身，却忽视了与情感意义密切相关的情感意义变量。所谓情感意义变量，是指那些对情感意义的选择具有限定、描写乃至驱动作用的普遍意义或维度，比如情感意义的价值、行为、触发、等级、意向、类型等。尽管已有研究证明了情感意义变量对于语篇分析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如 Thetela (1997)、Bednarek (2008, 2009 c) 和彭宣维 (2009, 2010)，但是除了类型以及价值变量以外，其他情感意义变量很少为学界所关注。

第二，现有研究对情感意义与其所发挥的人际功能之间的关系解释不充分。研究者倾向于用情感意义类型在语篇中的比例和分布特征来解释它们所发挥的功能 (Bednarek, 2008)。这种解释方法只在言者的意图与话语表层内容相一致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而当二者在表面上彼此偏离，而在更深层次上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就无能为力了。

第三，情感意义范畴的识别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以评价系统为指导的语篇分析中。研究者在判断某些词汇所体现的情感意义范畴时经常会遇到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时，他们只能凭借自己作为语言使用者的直觉来进行判断，因为评价系统的创立者并提出没有明确、有效的途径来应对上述情况。

其实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第一个问题，即忽视情感意义变量一方面会导致研究者无法充分解释情感意义与其人际功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造成识别情感范畴的困难。下面我们将从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内的评价视角出发来阐述情感意义变量对于后两者的重要性。

首先，情感意义变量支配着情感意义所能发挥的人际功能。如前所述，在以评价系统为指导的语篇分析中，研究者多采用情感意义的类型及其占比、分布来解释它所发挥的人际功能。这种方法的主导地位使研究者误以为只要确定了相关语言形式所体现的情感意义范畴，它所发挥的人际功能就不言自明了。

实际上，只依靠情感意义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以对听者施加影响。为了实现特定的交际意图，言者^①必须学会以恰当的方式来运用情感意义。所谓“恰当的方式”是指情感意义必须与语篇中的某些密切相关的意义进行合理配置。这些密切相关的意义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各种情感意义变量。Martin 和 White (2005) 提出了 3 个与情感意义的语境特征相关的变量：体验者 (emoter)、触发物 (trigger) 和情感行为 (behavioural surge)。由于它们都反映了情感意义的语境特征，因此本书将它们统称为情感意义的语境变量，简称语境变量。这 3

^① 语言学领域将书面语篇的生产者称为“作者”，而将对话语篇中话语的发出者称为“讲话者”，或者是“说话人”。为了行文的简洁，在不需要特别区分书面语篇与对话语篇的情况下，我们将两种语篇的生产者统称为“言者”。

个变量的具体含义如下：

体验者：情感的经历者；

触发物：引发情感的原因或情感所针对的目标；

情感行为：体验者由于具有某种情感而实施的行为。

例（1）~例（4）中都使用了情感词“高兴”。“高兴”对体现言者的意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因为“高兴”与语境变量的配置方式不同，所以在这4个实例中含有“高兴”的话步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1）（殷超凡和芷筠是一对情侣。因为父母对待芷筠的态度，二人之间发生了争执）

她（芷筠）紧盯着他（殷超凡）：“超凡！你是个混球！”一仰头，她挣脱了他的手腕，往前直冲而去。他追了过来，一把抓住她。

“芷筠！你讲不讲理！”他大声说：“好好的一个晚上，你一定要把它破坏了才高兴吗？”^①

——《秋歌》

（2）（小燕子说了一番很有道理的话，乾隆听后非常满意）

乾隆颇为惊奇，惊讶小燕子居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小燕子，这是谁教你的？是纪师傅吗？”

“所有的人都教过我，……因为从小，我就听说‘好人有好报’这句话，所以也希望自己是个大大的好人！”

乾隆满意地颌首：“这就对了。小燕子，你越来越有长进了，朕打心眼里替你高兴”。

——《告慰真情》

（3）（雨鹃的男友阿超说错了话遭到雨鹃的抢白。看到大家都支持自己，阿超有点得意）

阿超心情太好了，有点得意忘形，又接口了：“就是嘛！其实我娶雨鹃，都是看在小三小四小五（雨鹃的弟弟妹妹）分上，他们对我太好了，舍不得他们，这才……”

雨鹃重重地咳嗽了一声：“嗯哼！别说得太高兴哟！”

——《苍天有泪》

（4）（兆培劝妹妹宛露生个孩子让自己成熟起来，宛露拒绝了这个建议）

（兆培）“我记得，你总爱把自己比成一片云，你知道吗，云虽然又飘逸，又自由，却也是一片虚无缥缈、毫不实际的东西。你不能一辈子做一片云，该从

① 引文中的括号、粗体和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言者的用意，我们在（）中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信息；粗体部分表示本书重点分析的具有特定人际功能的话步；着重号所凸显的部分是本书所关注的体现了情感意义的语言成分。本书所引用的语料均出自当代言情小说家琼瑶的爱情小说，所以我们对语料的作者不另行注明。此外，“……”表示有省略。

天空里降下来了。宛露，生一个孩子，可以帮助你长大。”

她（宛露）也深深地凝视兆培：“哥哥，你真认为一条新的生命会高兴他自己的降生吗？……”

——《我是一片云》

例（1）中的话步，“好好的一个晚上，你一定要把它破坏了才高兴吗？”对听者具有批评的作用。该话步之所以能够达到批评听者的目的是因为言者在听者的行为和“高兴”的情感之间有意建构了一种特殊的逻辑因果关系，即让言者的行为充当了引发“高兴”情感的原因，即触发物。“高兴”本身是一种积极的情感，一般情况下人们会为具有积极社会价值的“好”事而高兴。但是在例（1）中，言者却让“破坏掉一个好好的夜晚”的行为充当了听者情感的触发物。这时情感和触发物之间明显具有不和谐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言者有意地建构了触发物和情感之间的不和谐关系，目的是向情感体验者传递消极的评价意义，从而达到了批评听者的目的。

例（2）中的话步，“朕打心里替你高兴”对听者具有赞赏的功能。该话步之所以能够达到赞赏听者的目的，也是因为言者在听者的行为和“高兴”的情感之间建构了因果关系，即听者的行为是引发言者积极情感的触发物。与例（1）不同的是，例（2）中，触发物与情感之间具有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在文化语境中，触发物能够合情合理地激发情感，为情感提供逻辑上的支持。所以在例（2）中，我们可以说言者有意建构了触发物和情感之间的和谐关系，目的是向情感的触发行为传递积极的评价意义，从而体现了赞赏听者的目的。

例（3）中的话步，“别说得高兴哟！”具有阻止听者言语行为的功能。该话步之所以能够达到阻止对方行为的目的是因为言者让听者当前的行为充当了“高兴”的情感所导致的结果，也就是情感行为。在例（3）中，情感词“高兴”一方面描述了听者（阿超）的情感状态，另一方面构成了听者的情感行为“说得太高兴”的一部分。根据对例（1）的分析，当情感与触发物之间的关系不和谐的时候，会向体验情感的体验者传递消极的评价意义。但是例（3）中的情感和情感触发物之间并不存在不和谐关系，所以言者无法通过触发物和情感之间的关系向对方的行为表达消极的态度。其实，在例（3）中，真正发挥阻止功能的是情感行为和情感之间的关系。虽然情感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是由它所引起情感行为仍然可能是不符合社会规约的，比如情感行为可能是失控的，或者是会伤害到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情感和情感行为之间仍然具有不和谐的关系。所以在例（3）中，我们可以说言者有意地将听者当前的行为建构成为失去控制的情感行为。情感行为与情感之间的不和谐关系向阻止的对象传递了消极的评价意义。

例（4）中，言者通过话步，“哥哥，你真认为一条新的生命会高兴他自己

的降生吗?”拒绝了对方提出的建议。为了达到拒绝的目的,言者有意在对方的建议和“高兴”的情感之间建立了触发物和情感的关系。但是这个触发物能够激发积极情感的力量受到了怀疑。换句话说,在情景语境中,这个触发物极有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触发物,因为在言者看来,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引发情感。这时触发物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和谐的。这种不和谐的关系向拒绝的对象(听者要求言者执行的行为)传递了消极的评价态度。

上述4个实例中,情感词“高兴”的使用在以下两方面存在着系统差异:

第一,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与“高兴”的语境变量之间具有不同的关联方式。言者使用情感意义的目的是对于某个参与者(尤其是听者)相关的行为和事件表达评价性的态度,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言者想要最终评价的目标看成是情感意义在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必须与情感意义建立起一定的关联才能够获得情感意义配置所传递的评价性意义。从对例(1)~例(4)的分析可见,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与情感意义之间具有多种关联方式。例(1)中,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是与听者相关的行为(即芷筠在前一个话步的言语行为),该评价对象的实施者对应于体验者变量;例(2)和例(4)中,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分别是听者的行为(小燕子的表现)以及言者的行为(宛露生孩子的未然行为),它们对应于触发物变量;而例(3)中,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是听者(阿超)在前一个话步的言语行为,该评价对象对应于情感行为变量。因为语篇中的语境变量都是围绕着具体的情感意义进行取值的,我暂且将它们之间的关系表征为一个以情感意义为中心的情感配置模型,如图1-1所示。这样,上述实例中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与语境变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进一步用情感配置模型的形式表征为图1-2(关于情感配置模型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书的理论框架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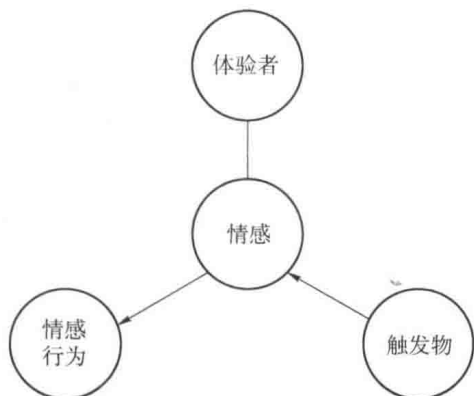


图 1-1 情感配置模型 (初步)

注:图中带箭头的直线所连接的两个成分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箭头所指向的

成分表示结果，箭尾所指向的成分表示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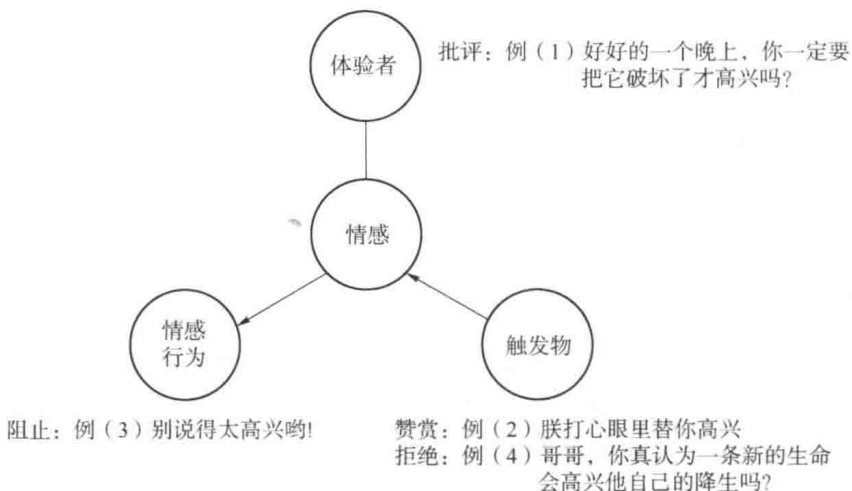


图 1-2 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与情感配置模型成分的对应关系

第二，在关于上述实例的情感配置模型中，对人际功能具有重要作用的关键性成分之间的关系也不相同。根据前面的分析，只有例（2）所对应的情感配置模型的成分之间具有和谐的关系。所谓的和谐关系是指情感配置模型中的成分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文化语境中能够被广泛接受。例（1）、例（3）和例（4）所对应的情感配置模型中都有两个成分具有不和谐的关系：例（1）中的触发物“破坏一个美好的夜晚”与人们正常对“高兴”的情感所期待的触发物具有完全相反的社会价值，例（3）中的情感行为“说得太高兴”是失控的情感行为，例（4）中的触发物“让新生命诞生的行为”是一个不称职的触发物。我们用图 1-3~图 1-6 来表征上述实例所对应的情感配置模型的成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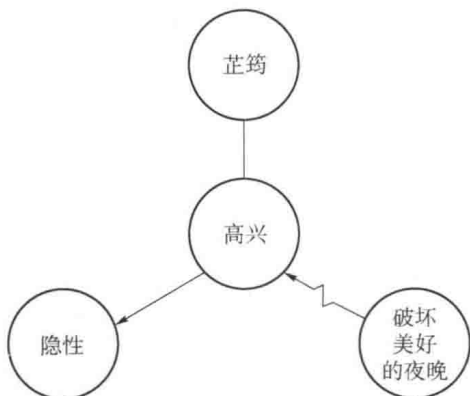


图 1-3 例 (1) 所对应的情感配置模型的成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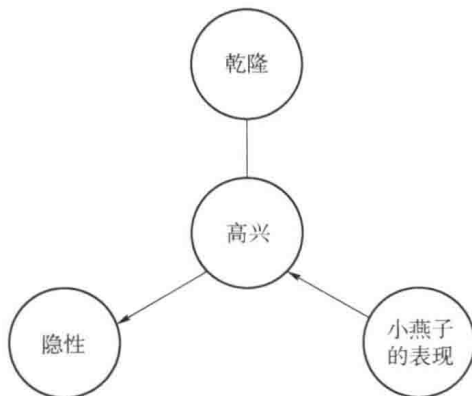


图 1-4 例 (2) 所对应的情感配置模型的成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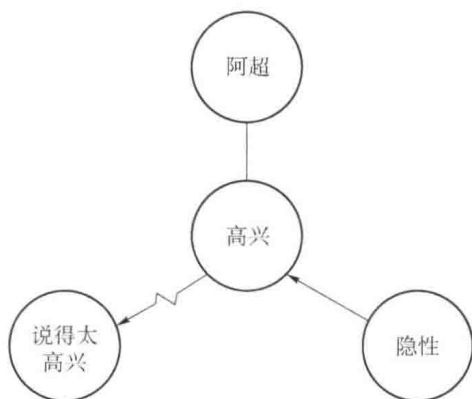


图 1-5 例 (3) 所对应的情感配置模型的成分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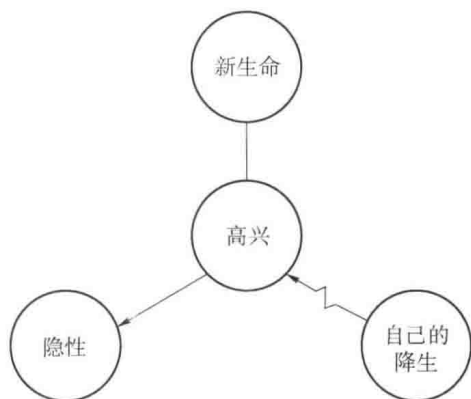


图 1-6 例 (4) 所对应的情感配置模型的成分关系

注：我们用直线“—”表示情感配置模型成分之间的和谐关系，用折线“—”表示情感配置模型成分之间的不和谐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语境变量在情感意义发挥人际功能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同一种情感意义，当它与相关语境变量具有不同的配置关系时，它所发挥的功能可能会有很大差异。情感意义能否发挥言者所期待的人际功能取决于言者在两方面的选择：第一，言者让人际功能在话步层次上的评价对象与情感配置模型中的哪个成分建立了关联；第二，言者在情感配置模型的成分之间建立了怎样的相互关系。综上所述，情感意义要想发挥特定的人际功能，需要与情景语境中的其他意义进行合理配置。配置的方式不同，取得的效果也不同。如果研究者仅仅根据情感意义的类型和数量来解释它们在语篇中的功能，那么他所获得的结论是不令人信服的。

第三，情感意义变量在互动性评价层面决定情感意义范畴的选择。评价系统在语言学领域将情感意义范畴化。这些范畴在现有情感研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语篇分析的实践中，评价性词汇的范畴归属问题经常困扰着研究者。根据 Martin 和 White (2005) 的研究，态度系统包含 3 个子范畴，它们是情感、判断和鉴赏。情感参照心理学的标准，评价体验者对事物、现象等的情感反应；判断参照伦理道德的标准，对人物的行为和品格进行评价；鉴赏参照美学的标准，对事物、过程等进行评价。上述分类标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们对语篇分析虽然具有宏观上的指导意义，却也经常遭到质疑。因为在语篇分析的实践中，研究者会遇到太多的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时，他们只能凭借自己作为语言使用者的直觉来进行判断，但是缺少有效的范畴识别标准最终会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我们仍然用例 (1)~例 (4) 来说明这一点。根据前文提到的识别各个态度范畴的标准，我们很难判断上述实例中的情感词“高兴”究竟应该归属于情感

范畴还是判断范畴。一方面上述实例中,“高兴”似乎都在评价体验者的情感状态,虽然体验者未必真的都经历着这种情感。“高兴”在例(2)、例(3)和例(4)中描述了体验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或者即将发生的事产生的情感反应。情感反应的真实性的直接影响人际功能的效果。比如,在例(2)中,如果“高兴”不是言者的真实情感体验,那么“朕替你高兴”就成了一种出于礼貌的寒暄,它对听者的赞赏力度会大大地削弱。与例(2)、例(3)和例(4)不同,例(1)中的“高兴”情感似乎是言者强加给听者的,与听者的真实情感无关。但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也许在言者看来,听者心里确实就存在这种“幸灾乐祸”的想法。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说,言者是在对听者的情感反应进行评价。这样看来,例(1)中的情感词“高兴”也应该属于情感范畴。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将上述实例中的“高兴”都归为情感范畴,不禁会让人产生疑问:单纯评价体验者的情感反应为什么会对参与者行为和交际事件产生影响呢?在例(1)中,为什么当言者评价了听者可能存在的情感反应的时候,听者会认为相关话步是对自己的批评?而在例(2)中,为什么当言者告诉听者“朕打心眼里替你高兴”的时候,听者会将这句话理解为对自己的赞赏?对这种语言使用现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情感词“高兴”在语篇中还有另外一个评价层次,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话步层次的评价。话步层次上的评价就是为了实施某个人际功能,话步整体向相关人际功能的目标所实施的评价(关于评价层次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内容请参阅本书的理论框架部分)。“高兴”与相关语境变量的配置能够向话步层次的评价对象传递积极的或者是消极的评价意义。例(1)和例(2)中的情感词“高兴”表面上是在评价体验者的情感,而实际上是对话步层次上的评价对象——听者的行为进行评价。如前所述,当评价性的语言参照伦理道德的标准对人的行为和品格进行评价的时候,则该语言成分应该属于判断范畴。按照这个标准,例(1)和例(2)中的情感词“高兴”应该归属于判断范畴。同理,在例(3)和例(4)中,“高兴”与相关语境变量的配置在话步层次上的评价对象也是人物的行为,所以它们也应该属于判断范畴。

上述分析表明,评价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在对话语篇中,情感意义至少在两个层次上发挥着评价功能:一方面,情感意义是言者对其体验者的情感状态的评价,本书将这类评价称为表层评价层次;另一方面,情感意义与相关语境变量的配置作为一个整体评价了关于听者、言者,甚至是某个不在场的第三方的行为和事件,本书将这个评价层次称为互动性评价层次(关于表层评价层次和互动性评价层次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本书的理论框架部分)。情感意义在两个评价层次上的评价对象以及向评价对象所传递的评价性意义都可能是不同的。

综上所述,情感意义变量对人际视角下的情感意义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情感意义的研究中引入相关的情感意义变量,可以为情感意义的人际功能提供更合理的解释,并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情感意义范畴的识别问题。